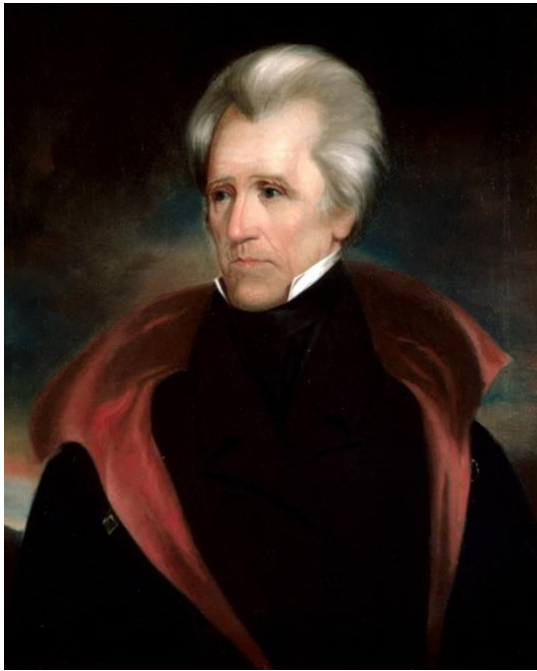


---

## 從威爾遜理想主義到傑克森現實主義去理解特朗普的外事政策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mailto:chonghoyu@gmail.com)

---



根據史汀生中心高級研究員兼《外交政策》專欄作家艾瑪·雅詩芙（Emma Ashford）的說法，特朗普總統最近的外事政策行動，特別是他對伊朗核設施的精準打擊，顛覆了美國戰略思想中長期存在的鷹派與鴿派二分法。傳統上，美國總統被歸類為鷹派（支持軍事干預和領導全球）或鴿派（主張外交克制和不干預）。然而，特朗普卻不完全符合這兩個類別。相反，雅詩芙認為他的行動體現了一種根植於歷史的現實主義，那就是傑克森傳統（Jacksonian）。

傑克森主義者並非孤立主義者，他們願意使用武力，但僅限於認為敵人對美國構成直接威脅時，這種取向的特點是強調將軍事力量用於懲罰或威懾目的，傑克森主義不尋求重塑世界秩序，而是強調迅速果斷地捍衛美國的核心利益，然後全身而退。傑克森流派與威爾遜學說（Wilsonian）形成強烈對比，威爾遜主義以威爾遜總統的名字命名，其根源在於相信美國有道德責任去推進自由民主和維護國際法。威爾遜主義者強調多邊機構、聯盟和規範，並經常倡導人道主義干預和長期的國家建設努力。

二戰後，鑒於美國沒有參加國際聯盟、奉行孤立主義的慘痛教訓，威爾遜主義逐漸大行其道，美國在二戰後崛起為世界首強，開始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建設他國計劃。在馬歇爾計劃下，美國重建飽受戰爭蹂躪的西歐。德國、義大利和日本不僅在美國的指導下得到重建，而且實現了民主化；在亞洲，南韓在美國扶植亦逐漸恢復。這種對美國干預變革力量的信念在冷戰期間及之後一直存在。例如小布希總統於2003年入侵伊拉克時，就明確地聲稱他將會複製二戰後重建德國和日本的成功案例，將伊拉克變成中東的民主燈塔，但小布殊總統似乎忘記了越南的教訓。

對威爾遜主義的幻滅自1960年代以來一直在凝聚，越南戰爭是第一個重大打擊，自此以後，美國先後在多個地區進行了干預，例如海地、索馬利亞、阿富汗、利比亞，結果好壞參半，甚至災難性。美國在阿富汗長達二十年的介入以混亂的撤軍和塔利班的捲土重來告終，這或許標誌著自信的威爾遜主義時代的最終章。

在這種背景下，回歸傑克森主義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美國人厭倦了無限期的承諾，並對以自身形象改造他國持懷疑態度。儘管特朗普似乎擁抱傑克森主義，但這並非始於他，這轉變可以追溯到列根總統，他的執政結合了威爾遜主義的價值觀和傑克森主義的執行方式，列根經常以宏大的道德詞彙談論自由民主，然而，實際上他使用武力是謹慎、有限、具戰術性的。1983年，他派遣軍隊入侵格林勒達，這是一次旨在推翻左翼政權並保護美國醫學生的短暫行動，任務只持續了數天，而不是數年。1986年，列根下令空襲利比亞，以報復利比亞領袖卡達菲搞恐怖主義，同樣，這是一次外科手術式打擊，沒有後續佔領。兩年後，他授權摧毀伊朗大部分海軍，以回應伊朗在波斯灣的布雷。這些行動本質上是傑克森主義的：迅速、有針對性，保護美國人民生命和利益，而非改變政權、傳播民主。

列根與特朗普的不同之處在於，列根理解溝通和戰略清晰的重要性，他闡明了一種鼓舞盟友、安撫對手的道德願景。相比之下，特朗普的外事政策模稜兩可、難以觸摸。他的「美國優先」口號引起了國內受眾的共鳴，但混淆了國際夥伴，他們不確定美國是否仍然致力於維護北約等聯盟的共同價值觀。在試圖於行動與克制之間走鋼絲時，特朗普既沒有取悅鷹派，又得罪了鴿派，並讓許多中間派感到不安。

這種傑克森主義的復興能否為未來提供一個可持續和穩定的框架仍有待觀察。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正在經歷深刻的轉變。

2025年7月14日

原載於香港《時代論壇》

[更多資訊](#)